府学十八景——尊经墨香

2015-11-30 [常州市第二中学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wNDA4NjU1Mg==&mid=400642046&idx=1&sn=1cc7b9aedc2b184b11c3be0d46603e9f&scene=19&key=5ba8d035d662453424cec34b660603230a80d6505e310bab6cd7330317c1360df83981cef8d5c271b5464ff9831a351dfc90c3d24db645f8852156ac9ba6d2683e02b5427e1ec56b1f94e363d6c875be&ascene=1&uin=MTc1MjE3ODAyMA%3D%3D&devicetype=Windows+7&version=6204014f&pass_ticket=iXi95YZnHFe7Pr%2FDJt5yUSpA9IE8ZRnluWAPCPg7qNT%2BvCKv3LOS%2B%2FL1QKtGccY1&winzoom=1##)

尊经阁，顾名思义就是府学的藏书之所。旧时常州府学藏书甚多，除有常州府配购的官书外，有时还能享有皇帝的钦此图书，如宋高宗曾赐六经、墨本、孝经等给常州府学。历代常州地方长官高度重视藏书事宜，如宋嘉佑六年郡守陈襄扩建书阁，淳熙11年郡守林祖洽建御书阁三楹，元延祐六年，

中国古代的官方藏书机构起始于商周，而成型于汉代。两汉官方藏书机构有明堂、石室、金匮、石渠、兰台等名称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阁、崇文院，唐代的集贤院、弘文馆等机构，都兼具藏书功能。唐代之前的官方藏书机构，所藏书籍包括经史子集诸多门类，并无收藏儒家经籍的专门机构。自宋代开始，朝廷奉行崇文重儒的治国理念，地方上出现了诸如六经阁、经史阁、藏经阁、尊经楼等在名称上具有鲜明尊崇儒文化意蕴的藏书机构。尤其是自南宋以来，府、州、县儒学内多建有藏书阁，并且开始以“尊经阁”作为地方儒学体系中的藏书机构名称。在元代儒学受到朝廷冷落的情况下，汉人士大夫基于儒学复兴和本民族文化振兴的需要，建立起了更多以“尊经阁”为名的藏书楼。但尊经阁无论是初现的宋代，还是大量涌现的元代，都属基层官府和民间自发性事物。至明代，在朝廷律令的推动下，上自国学下至州县学，其育才之所皆匾以明伦，储书之阁皆名以尊经。明代不同行政层级的儒学藏书楼尽管制有崇卑，然其所谓“尊经”之阁则皆有之，几乎所有所属地方州县儒学，都被要求建立尊经阁。尊经阁成为明代文庙体系中，贮存六经、御制诸书及子史百家的重要建筑，既为朝廷官吏学习统治术提供知识支持，也为民间士绅宣扬伦理纲常提供文字参阅，发挥着“崇经范道、贮书讲学、育士抡才”的综合性功用。

尊经阁是收藏儒学经典之处。明代王守仁《尊经阁记》：“经正则庶民兴。”意思是经学归于正途，人民就会精神振发。

**背景链接：**

**明代尊经阁体系设置：**

在儒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以后，儒术治国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朝廷治国治学之必然途径。朝廷以经术造士，将师儒尊孔之道广布天下，达到无异教异端、人心同一的政治效果。儒家的“经”，不仅是学问登堂入室的之门，也是朝廷治国教民之道。明代统治阶层以崇儒重道之心，培植兴贤育才之风，“皇帝立尊经阁非以藏书使人明之”。

明太祖平定天下之初，即以儒术化成天下，以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取士，命儒臣纂辑《五经大全》《四书大全》《性理大全》三部理学巨著，将朱子之说颁示学宫，欲天下从事于学者，讲之明，行之力，尊而勿失，不负圣贤之训。明太祖认为，治民之道不过教养两端，而教化更是似缓实急之事，故学校不可以不设，经学不可以不教。尊经阁由此而以图书收藏之建筑，成为与承担神圣祭祀礼制活动的儒学其他建筑，如大成殿、明伦堂、启圣祠、敬一亭、射圃等具有同等神圣的政治意识指向功能。正如嘉靖年间，状元吕柟在西安府尊经阁修成之后的记文中所说：“夫敬一者，体道之要也；启圣者，发道之源也；经集者，载道之器。故君子以道修身，以身用人，以人立政，而民不康者鲜矣。”

明廷既然尊儒崇经，令天下州县建学造士，作深宇崇栋以尊存儒经，故尊经阁也为天下学校之所同。明人杨守陈云：“夫建阁尊经非以为观美也，盖欲诸生穷经得道以用世耳。世非道不治，道非穷经不易

得。”（《杨文懿公文集》卷二十三）对于地方州县而言，修建儒学尊经阁是地方官对朝廷教化政令贯彻执行的重要体现。“学校建尊经阁，制也。学校遍天下而尊经阁不概见，非制也”。很多原先未建尊经阁的州县，有很多是因为要置放朝廷赐书而创建的。如成化年间延安府创建尊经阁，是因为按临此地的督学，“见邑庠之《颁诏大诰三编》，及《五经》《四书》《性理大全》诸书，俱置敝室，将不免风、雨、鼠之害，乃相明伦堂北山高处，命建尊经阁”。

尊经阁的兴建也与地方官的儒学理念有很大关系。如明中叶，僻在陕南一隅的兴安府，士子业其间而少见经书全籍，知府刘豫轩以正经为教民之必需，乃拓地开基，“纠工储材，巍然壮观于簧宫之东，经、史、子兼收，然独以经名者，尊之也”。再如泉州府永春县学宫旧无尊经阁，万历三十五年，该县由明经高第的新任知县“捐俸以倡，而诸生之父兄亦翕然应之，乃建阁”。不仅是州县儒学，一些官办书院也修建了尊经阁，如洮州凤山书院有游艺楼，“楼之后为阁，以储典籍，曰‘尊经阁’”（《浚谷集》卷三）。除此之外，明代宗学体系中也设置有尊经阁。明廷规定：“凡有王府地方，择地一区修建先师殿，庭后从祀廊庑及棂戟二门各三间。仍另建祖训堂三间，尊藏祖训并先年颁降宗藩条例要例。又讲堂三间翼以两斋堂，东隅为经籍所堂，西隅为资瞻所堂斋。之后建尊经阁三间，东西各建号房数连，每连或五间或十间，以便讲习，堂‘名明伦’，以肃师生瞻仰”。（《王国典礼》卷七）可见，在明代各类教学体系中，尊经阁都是教育机构的核心建筑。